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亦八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

唐終南山釋氏帝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

唐終南山釋氏序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為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典典衆賢賢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群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戒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為出道之階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畧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搆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疎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以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

其真源漸染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
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
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疎
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
以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
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
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
之不絶也

梁代弘明集法義篇揔録

晉孫綽喻道論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釋慧遠報應論
釋慧遠三報論
釋僧順折三破論
梁高祖神明成佛論
蕭琛難神滅論
曹思文難神滅論
梁高祖荅臣神不滅勅一
釋法雲與朝貴書
習鑿齒與釋公書

唐廣弘明集法義篇揔録

序歷代賢明釋諸疑惑義
晉戴安公釋疑論
晉戴安與遠法師書并荅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重與遠法師書
戴荅周居士難論并荅
遠法師與戴書并荅
何承天報應問 刘少府荅

戴重與遠法師書
戴答周居士難論 并答
遠法師與戴書 并答
何承天報應問 刘少府答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書
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通
三世等論 并羅什法師答
姚嵩表問諸義 興答等
唐沙門釋慧淨析疑論 并釋法琳述
齊竟陵王與隱士劉虬書 二首
齊沈約內典序
齊沈約為皇太子解講疏
齊沈約為竟陵王發講疏 并序
齊沈約為竟陵王解講疏 二首
梁太子綱請常講 并答往反六首
梁陵雲述御講金字波若序
梁蕭子顯叙講波若義
皇太子謝講竟啓 并答
梁太子綱上大法頌 并表答
晉安王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答
梁武帝涅槃經疏序
梁湘東王法寶聯璧序
梁簡文成寶論序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唐沙門釋玄則禪林妙記集序 二首
唐司元大夫李儼法苑珠林序
梁昭明太子答請講書 并啓答三首
昭明謝勑賚水犀如意啓
昭明立二諦義 并道俗一千六難及解

唐沙門釋玄則禪林妙記集序
唐司元大夫李儼法苑珠林序
梁昭明太子荅請講書 并啓荅三首
昭明謝勑賚水犀如意啓
昭明立二諦義 并道俗一十六難及解
昭明立法身義 并僧六人往反問荅
昭明謝勑看講解二啓
昭明謝勑賚涅槃經疏講啓
昭明謝勑賚大集經講疏啓
梁晉安王與廣信侯書 并荅
齊沈約立佛法義論五首
齊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陳沙門真觀因緣無性論 并朱世卿白然論
魏牧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王褒周藏經願文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荅自然論
今上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荅
唐褚亮述注般若經序
唐柳宣與翻經大德書 并荅
廣弘明集法義篇第四之初
釋疑論 晉處士戴安公
與遠法師書 戴安公
難釋疑論 周居士道祖 并荅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公 并荅
報應問 何承天劉少府荅
辨宗論 并問荅往反 宋侍中謝靈運
述佛法諸深義 秦主姚興 并荅
析疑論 唐沙門慧淨 并述
釋疑論 晉戴安

辨宗論并問答往反　宋侍中謝靈運

述佛法諸深義　秦主姚興并答

析疑論　唐沙門慧淨并述

釋疑論　晉戴安

安處之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入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內除外事之至若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若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饑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識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illegible]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麁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

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識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氣以育[illegible]日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絶嗣商臣極惡令胤尅昌夷斛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千貂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惟稊米之在太倉未之於馬體哉而丕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礼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

教故理妙而化數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内論而不

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礼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礼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修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經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攬經典皆以禍福之来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脩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經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恶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

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荅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想患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亦並有同異觀周郎作荅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愈深其滯及覩經教始照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以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在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邪為忘懷闇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乎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

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車蒭靈堂室異詒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顯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處嚮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咸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翦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故能反步極水鏡万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屢

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

忠事至必慶慶因於事則情亦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
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
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
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叙多年聊
以代懃
来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
善一惡無関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
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
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縁故或乖
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
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
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一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懐故
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
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
不同所見亦殊今重申鄙意荅周復
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
攬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荅周居士難　戴安公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
法師既辱還告并送来難辭喻清贍致
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
既殊孰是能正苟懐未悟請共盡之
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

法門飭厚還告并送来難辭喻清贍致
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覩者莫悟所見

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
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
妙鑒理宗挍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
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
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
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
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
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
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
若如来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
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
已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
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
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
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
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
者顧名教而内掬功玄物表日用而
忘其惠理蘊冥寮之不見其宗非達
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
道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
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

于懷仁不沒其身感會以僭有後魯

于懷仁不沒其身咸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荅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咸會為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殞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纓剖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鄢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荅曰夫通圯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豐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羅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邪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鄭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

慶罰以報於斯躓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

之以詩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

宋而獨昧於楚邪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

慶罰以報於斯躓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荅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巳兆之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脩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

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教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

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
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

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
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
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
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讜叙

周居士書

見重伸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
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
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玄氣
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
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
旨因上君玄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
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
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
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
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書與戴安公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
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
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
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須得書論亦未
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荅脫因講
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
者共尋若見其旨則比于商臣之流

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荅遠法師書

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攬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經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奠親承音旨蓋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支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寘要其辭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璿機將伸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刃俎者鷺翻翔求食唯飛虫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鷺也羣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煞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

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

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鶩也羣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然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鵝非虫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菊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関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祜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承天　劉少府

昔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如来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咨戒品為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

應有廉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

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寘耶但
應有麁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
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
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
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
援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辯奢迂之
恠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謀猶形之
與影微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
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
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
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
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俎鼎
鷰之獲免無取塩梅故鵝殺於人猶
虵死於鷰鵝虵見世受人鷰未來報
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
揚于王庭君親冗將將而必誅此見
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
剖心沉淵刼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
報之遲踈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
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
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
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穽非我
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
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
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
命礼是踈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實

無詩奉弁用也舊人為善詩者其言
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王廢伯邑

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
命礼是疎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實
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
能豫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
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
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
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
尊鹿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經詩
翼玉貌礼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
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已慈之心若推
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
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極籍嘉評伸
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
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辭請俟諸君子

辯宗論　諸道人王衛軍問答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
余抗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
意庶定求宗之悟
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
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
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為窮鑒微妙不容階
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
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

有新論道士以為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為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攬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荅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則反本如此永劫無為空懃期果有如皎日

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再荅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較之監在於民易覺理難於

予所不誣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乖荅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較之監在於民易於覓理難於受教故開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開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昺三問重尋荅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教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測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真三荅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礼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兎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

解不見三蘭而以三蘭見公路亞公
何疑紛錯魚兎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荅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荅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万滯同盡耳

維三問蓄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尠今無耶若許其尠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荅尠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尠而侵常

三荅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賢於不合誠知來言竊有徵證巫臣諫莊王之日物賒於己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諫自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謂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真知同異

初荅　與真知異

驎再問　以何為異

再荅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

驎二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荅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暫合非漸如何

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荅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

日昏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己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一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户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荅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辭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折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耨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小大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

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乘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原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弥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荅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三荅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惟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本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笠法網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百偏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灑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荅昴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尒為玄旬徒設無關於匈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

允然新論可謂源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荅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尒為玄句徒設無關於匈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百險絶學不漸宗曾無駑騂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幾峰所從而超哉若懃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辭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閡尚不可以戢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膏肓大道摧輈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袪有袪有者必無未有先盡　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尒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慧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或焉釋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以

形者有漸乳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辯辭長於新論乎翕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修教而至下荅維麟假知中殊為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文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懃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辭耶

荅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取

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

和南

仲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

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閑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立於弧矢弧矢既立復翫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耕養懃書於羅趙觸類之躓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旦明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去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難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并難之難治是有在辯長之論

掇覽雙難欣若蹔塗藻豐論博蔚然篇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取

一合而去性有佛性性有佛性其道
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
之然斥離之難始是有在辯長之論
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
終相狀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辯
辯者之囿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
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
權以為撿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
宗故般若為魚兎良由民多愚也教
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
假知之論首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
諫是為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
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遇空聖
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懃者日忘
瞻者驟集亦實如來言但懃未是得
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
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去
異蹤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
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慧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

問曰田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慧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慧為用用慧在理不恒其知

問曰慧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慧知未是見理豈得云轉理慧為用又不知以為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滅累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弥久累何由滅

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辯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聊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又對無兆兼當造

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

王弘啓謂荅王衛軍問

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飢欲彼彼
我意盡覽者冷然又對無兆兼當造
滕執筆增懷真不可言
王弘啓謂荅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荅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
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
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
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蹔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
見理向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
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
蹔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蹔為用又
不知以何稱知
荅曰不知而稱知者政以假知得名
耳假者為名非蹔知何不恒其用豈
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
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
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
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
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
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

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
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荅

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弥久累何由滅

荅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来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来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辭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委可洗洗委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侍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林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携乃聊借此語以況人無果無阻隔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徨辱高難辭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弥日欣荅暫對輙復更伸前論雖不辯酬釋来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迥披叙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荅書

更尋前荅超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故

迥拔叙無期臨白增懷春歎良深謝
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荅書

更尋前荅超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政當尒已送示生公此閒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笠道生荅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閒然有同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信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述佛法謙義九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亟與什公平詳厥衷遂有衰故不復能斯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尒喪我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日並可以當言笑

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咨卿

日並可以當言笑

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荅今并送往請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聯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衿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嘿已輙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當来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来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絶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荅

雅論大通甚佳去来定無此作不過佛說色陰三世和合揔名為色五陰

皆今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因之咎又云六

皆尒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因之各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　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途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回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牙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无　又云今不與目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

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

佛說色陰三世和合揔名為色五陰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麁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礼

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礼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覲一礼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實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来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乳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測玄辭致清勝簡諂踰於二篇妙盡伴乎中觀咏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叅玄然披尋之日真復咏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叅致問難敢忘愚鈍輙位叙所懷豈日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絶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什公研該兼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臣言

常境欣悟之至益今賞味增深加為
什公研該兼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

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注般若義云衆生
所以不偕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
誠無不盡然至乎摽位六度而以無
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
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
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
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除成
言以攄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
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
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
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
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
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
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
言所未達夫方有不同精麁亦異應
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
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麁馬而未始
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
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
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嘿雖異而終

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乎

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
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嘿雖異而終

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乎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
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
網明所問如来三十三種光明一切
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
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
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
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
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乎
等取緣慈願輙竭愚思若復哀矜重
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
復何所為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
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
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
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
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
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
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辭猶
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

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
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

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辭猶
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

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
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
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
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
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
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
重加誨喻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
膚淺所能具荅今為當都格以相酬
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
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
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
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
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
以斯言之定不為群小也卿若以衆
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
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諂釋迦皆與善
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
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
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
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
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
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

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去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大所通大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宗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為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或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

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是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

在恐乃或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

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扶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厖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徑餞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奥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明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咏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載殊眷實被比仰味微言研咏弥至其為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惛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来喻過美益以不安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惛
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

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
耳而来喻過美益以不安

折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
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
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于地謂僧
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
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起炙輠理跨
聯環幽難勃以縱横掞藻紛其駱驛
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
為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来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孺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陁之為先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為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荅曰大哉斯
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
略陳梗槩若乃問同荅異文郁郁於
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
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荅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没如有未喻更為提撕
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備為無
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絶聖棄智

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
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帶

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備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絶聖棄智

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荅曰誠如来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遥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伴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廷極乱其横竪施厲混其研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絶其有屬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亡云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剧談幸無虚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縁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脩慧定成於繕尅荅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縁起者新吾来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来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脩以成淨美恶更代非繕尅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彼取此得無謀乎

論云鐵鳥鼎鼎非真如草化蜂飛

是則生滅砂方出常因果顯乎中觀
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玄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荅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脩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況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菊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斯疑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荅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絶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　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添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摽佛陁之号智慧

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

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陁分別既　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乘不及大乘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脩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荅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与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定聖尊可謂子

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規毛端却

故疑惑何者尋上皇孰倩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摽佛陁之号智慧

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
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定聖尊可謂子

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
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規毛端却
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
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
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琛謝
容等並江左英彦七十餘人皆學綜
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
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
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
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
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
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
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何以當茲奇
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
亦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
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
苦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